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初學記卷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負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麟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初學記卷十八

唐 徐堅 撰

人部中

師第一

叙事

禮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

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

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

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

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穀梁曰魯昭公云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魏志曰荀攸字公達魏文帝在東宮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太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諺曰三歲擇師楊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孫卿子

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  
誦說不凌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又曰干將鑊  
耶巨闕辟閭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  
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騮騏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  
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  
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  
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也弟子  
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

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

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事對函杖

束脩

禮記曰凡講問席間函杖

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桓榮東嚮

王祥南面

東觀漢記曰明帝即位尊桓榮以師禮帝幸太常府令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王隱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

學也將崇先典乃命王祥為三老侍中鄭小童模範

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言表儀

楊雄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行可以為表儀者人之師也叩鐘 鳴鼓

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待問者反此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然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

文尚書後詣京房授易究極聖旨條列科義後遷師立  
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

通橫經捧手

在三

有四

崔鴻後秦錄曰初姚泓之為  
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

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  
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牀下孫卿子曰師有

四術而傳

主善

司成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禮  
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

元良萬邦以貞世子之謂也鄭玄注曰司主也又曰大  
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

以問

坐帷誦書

隔幔講禮

東觀漢記曰張奐使匈奴  
休屠及朔方烏桓並同反

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  
欲亡去兵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裴景

仁前秦記苻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  
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氏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

自非此母無可授後生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

十循循濟濟論語顏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

曰兩學齊列雙字如一右延國胄北海西河後漢書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字康成北海人也立好學日夜討誦未嘗怠倦學徒相尋數百千人國相孔融深敬立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

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諸疑義問辭歸融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其明曾

子弔之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其罪一也鄭立注曰言

其不稱師也築宮架廟史記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而授業築碣石宮

身親往師之于竇搜神記曰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吳先主時從北來云從其師白羊公入東海琰與吳主相



聞吳主留琰乃為琰架宮廟一日之中數四遣人往問起居或見琰如十六七童子或如壯年吳主欲學術琰

以帝常多內御善誘博喻論語顏回曰夫子循循然積月不教也御善誘人禮記曰君子知至

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南郭東陵列子曰列子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南郭東陵既師壺丘子

林友伯昏瞽人反居南郭從遊者百數王智深宋紀曰詔徵士周勳於東陵立學裹糧受業百餘人彥真

沉靜玄覽純和崔鴻前燕錄曰劉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為世純儒貞清非禮不

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魏收後魏書曰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

性淳和篤信言行無聘玉帛加金紫江微陳留志曰妻望字次子雍

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丁子然以節操稱建武二十八年趙孝王聞其名遣大夫賁玉帛聘望為師望不受

徐爰宋書曰武帝登阼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賦晉潘岳閒居賦師道在

則是故賢士投綬明王懷重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漢班固西都賦命夫博誨故

講論乎六藝詩應璩百一詩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

箴晉傅玄太子少傅箴金木無常方圓應形序後漢蔡

邕郭有道碑序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

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故拯文武

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

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

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

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文不具錄蔡邕文範

先生陳仲弓碑序

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育羣生廣大寬容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

威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士心先生有此四德故言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儆是以邦之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嚮戾狠思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生潛導

連之

交友第二

事叙

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

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魏文帝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

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家語曰夫內行不脩身之罪也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韓詩外傳曰昔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甯戚  
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己者死  
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水漿雖為之  
死亦何傷哉後漢書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  
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  
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魏志曰胡質云古人之  
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  
可終也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

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  
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風土記曰越俗性  
率樸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雞祝曰卿雖乘車  
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

當下事對同心

合志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孔子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

術

久敬

益親

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家語曰自季氏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

攝儀

糾德

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周禮曰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彈冠

結綬

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又曰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

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  
劊頸 剖心 漢書曰陳餘年少  
父事張耳相與為

劊頸之交張真與延叔堅書曰吾與  
解帶 披衿 周祇

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釋法崇於三山披

為得意之交 同生 偕死 傳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  
下義結縞素思比同生吳志

有諫處死 範謂滕曰與汝偕死諫得並免 兩龔 二

仲 漢書曰兩龔皆楚人滕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  
著名節故時號為楚兩龔趙岐三輔決錄曰蔣詡字

從之遊 二仲皆推廉逃名 金蘭 松竹 周易曰二人  
同心其利斷

賢好學英英昭禮敦詩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 投

分

推誠

潘岳詩曰投分寄名友白首同所歸謝承後漢書曰王嬰字仲豪與同郡范巨卿為友其

與友交推誠據信不負言誓

忘年

得意

張隱文士傳曰禰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

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忘年殷勤得意見披襟注

伯牙絕絃

郢人運斤

伯

絕絃見琴流水注莊子曰莊子送葬遇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墁者其鼻端若蟬翼使匠石斲之匠石

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墁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吾無以為質矣

總角

撫塵

何法盛晉書曰庾翼與桓溫友善在總角

之中便相期以終始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益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是以東門先生

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尊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



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  
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神交  
冥契  
袁宏山濤別傳曰  
陳留阮籍譙國嵇

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  
為神交劉義慶世說曰支道林喪法度之後精神實喪

風味轉墜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  
心蘊結余其亡矣去後數年支遂殞歿  
莫逆  
忘言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黎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  
生存亡之體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

相與為友又曰蹄所以在免得免而忘蹄筌所  
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尹班

荀李  
東觀漢記曰尹敏字幼李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  
常對案不食晝即至冥夜即徹明司馬彪續漢書

曰李膺性簡亮無所交接唯  
以同郡荀淑陳寔為時友  
子高抗手  
楊政把臂  
孔叢

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  
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

頸子高徒抗手而已東觀漢記曰揚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政因把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為朋友詩古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食梁蕭鈞晚景遊泛

懷友詩

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峯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

逐彩鴛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林遊

箴周祗交箴

人亦有言貴則易交

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碑晉孫楚牽招碑

君與劉備

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因恐為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漢蔡邕貞定真

父碑

其接友也審辨真偽明于知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諷諫第三

叙事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

其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  
三曰闕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  
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  
心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  
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  
之害忘生為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  
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興詩賦以見乎詞

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而遷於善諫也者謂  
事有不當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論之不疑必  
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此之  
謂也尚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又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禮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  
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又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  
言過  
外於又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

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事對饋歎

飲歌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

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寬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唯食忘憂吾子三歎何也同辭

對曰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曰豈有將軍食之而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曰願以小人腹為君子心

屬厭而已獻子遂辭梗陽人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

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后聖

臣直

后聖見叙事漢書曰薛廣

德字長卿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頓首曰宜從橋上不悅光祿大夫張孟進曰臣聞君

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

當車

扣馬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昌邑王賀為帝天陰七日

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  
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史記曰趙肅  
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肅侯  
下車而謝之又崔鴻前秦錄曰苻堅如鄴狩于西山伶  
人王洛扣馬汗輪折檻漢書曰薛廣德字長卿為御  
而諫乃止汗輪折檻史大夫直言諫爭上出便門  
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  
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漢書成帝時朱雲上疏求見公  
卿在前雲曰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  
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死罪不赦御史將  
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達比干遊于地  
下足矣左將軍平慶忌扣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  
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修檻  
上曰勿易之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逆耳拂心史記曰沛  
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珍寶婦女以千數欲留居之樊  
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

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灞上漢書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日

漸長為禍不細臣聞玩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三責

五失

晏子

春秋曰景公遊公臯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讓彗星晏子曰天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王隱晉書曰齊王冏輔政歲餘驕矜多過鄭方諫曰今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其失一大王檄命當使天下莫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四夷交侵不以為念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若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與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冏含忍曰微吾子則終不聞孤之斷鞅攬轡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愧罵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

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穎川兵起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段

龜龍西涼記曰呂纂斬馳游獵或馬奔溝塹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控馬諫曰陛下宜憶袁盎攬轡之言盡

言 開說 劉向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魏志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

務方殷銜顛上疏曰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犯顏 逆意

范曄後漢書曰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魏志曰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

務方殷銜顛上疏曰順顏者愛所由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避逆意又桓範世要論曰揣人之耳

逆人之意 屏几改容 免冠頓首 崔鴻前涼錄曰張駿

不為諫爭 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

即令不行矣駿性嚴猛乃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

譙羣察議欲嚴刑峻



過矣可謂忠之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鉞期有不得於心  
必犯顏諫爭帝嘗出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戒變  
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賦謝偃惟皇誠德賦惟皇王  
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之迭代  
信步馳之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  
荒室惟賢是授惟民斯恤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  
若夫恃智驕力狠戾倔強忠良是弃諂佞斯獎構崇臺  
以造天穿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鏹鏹  
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詩漢韋孟  
諷楚元王四言詩邦事是廢逸遊是娛人馬悠悠是放  
是驅所宏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  
唯諫是信嗟哉我王漢之魏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  
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臺高來積陽  
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  
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貴第四

事叙

說文云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汝頰言貴聲

如歸往之歸抱朴子曰貴游子弟生乎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威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戰國策曰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橫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今雖自樹於王而欲拔者衆子必危矣史記李斯

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荀伯子荀氏家傳曰惟我之先至於有晉人物

盈朝衮衣曠睭六代九公不亦偉乎磊落壞竒光照六合中興丞相王公歎曰勗已後榮寵莫二為天下貴門

矣事對七葉

五侯

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紹漢書曰成帝封舅譚為平

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達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世謂之五侯榮貴絕代金張

耿鄧

漢書曰功臣之家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又曰金日磾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七葉內侍

何其盛也東觀漢記曰耿氏自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遂與漢盛衰又曰鄧氏自中

興後累葉貴寵莫與為比三主五公東觀漢記曰耿氏自中興以

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司馬彪漢書曰袁安桓帝初遷太尉四葉五公許

### 史

#### 梁竇

漢書曰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仕為侍中自宣元成哀外戚

興者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謝承後漢書曰梁氏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東觀漢記曰章帝崩竇太后臨政竇憲為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垂三組佩六印漢書楊僕宜陽人也稍遷至主爵都尉南趙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侯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史記曰蘇秦洛陽人也師於鬼谷先生後得周書陰符讀之

以出揣摩因說六國以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重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一門三后六葉九公承謝

後漢書曰梁不疑子為潁陰侯肩子為城父侯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

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六葉九公見叙事朱輪華轂楊暉

曰吾家方全盛之時乘朱輪者十人又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

內幄觀閣彌亘廩第相望張璠漢記曰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東觀漢

記曰竇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竇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

兩侯三公主四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為比詩晉左思詠

史詩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

笙古樂府詩

君家誠易知悠悠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

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齊鮑

照代京洛篇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繡角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

三十萬為

梁吳均贈周興嗣詩

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華爾一朝容

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窓下想君貴易交居然應見捨

紹安贈蔡君詩

疇昔同遊谷伊爾遷

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窮簡牘

李百藥寄楊公詩

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虛

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劍鳴面花無隔笑歌扇不鄣聲

鮑照擬古詩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

丹素既荷主人思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還與馬塞衢路宗黨先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富第五

叙事

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

乃為富也然欲富者非為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陽虎云為富不仁為仁不富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史記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

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春秋左氏傳  
曰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  
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我非惡富恐失富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君子之富奈  
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不役也  
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  
患此君子之富也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  
人齋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



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桓寬鹽鐵論曰人大富

則不可以祿使尚書五福二曰富事對素封丹穴史記

曰富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願者也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入而比之者命曰素封漢書曰寡婦清真先得

丹穴而擅其算金量玉徐廣晉記曰王戎殖財賄家利以致富焉僮數百計算金帛有如不足

以此獲譏於時王子年拾遺記曰郭况累金數億庭中起高閣置衡石於其上秤量珠玉借車子

請如願干寶搜神記曰有周舉噴者貧而好道夫婦夜耕田卧夢天公過而哀之勅外有以給與司錄

案籍曰此人相貧限不過此唯有張車子應賜千萬車子未生請以借之天公曰善又錄異傳曰廬陵歐明從

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後復過忽見湖中有大道上多風塵有數吏

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要須臾達見有府舍門  
下吏卒明甚怖吏曰無所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故

要君必有重遺君皆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青洪君  
乃求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

輒得數金溝錢井劉義慶曰王武子移第北芒下于  
年大富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

編錢布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風俗通曰河南平陰龐  
儉遭倉卒之時隨母流轉客居廬中鑿井得錢千萬遂

因得陶白程羅史記曰范蠡浮海出濟變名姓止于  
富陶致貨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又曰

白圭樂觀時變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漢書曰程鄭山  
東遷虜也治鐵賈富埒卓氏又曰成都羅裒貨至巨萬

積財如山閉門成市王隱晉書曰石崇百道營生積  
財如山東觀漢記曰樊重素富

閉門成市秦鉞魏冉左傳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其  
母曰不出懼選后子奔晉其車千乘

注曰景公母弟公子鍼史記曰穰侯魏冉之富富如王家銅山金穴漢書曰上使善相人相鄧

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在我於是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布天下東觀漢記曰郭况遷大鴻臚上數幸

其第賜金帛甚盛京師號卓鄭猗陶史記曰卓氏因鐵冶富又曰程

况家為金穴言其貴極也鄭富埒卓氏孔叢曰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王公富於猗頓故曰猗頓史記曰范蠡止陶致貲累巨

萬天下稱輜車千乘僮客萬人史記曰穰侯富於王家出關輜車千乘蜀

陶朱公志曰糜竺字子仲祖業貨殖童客萬人貲產巨萬谷量牛馬閣稱珠玉漢書曰烏

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王什倍其值與之積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保比封君烏氏

縣名保其名也王子年拾遺記曰郭况庭漿酒藿肉中起高閣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

漢書曰鮑宣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盧兒皆用致

富非天意頌齊鮑照清河頌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山川論梁劉孝

標廣絕交論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

貧第六叙事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孫卿子曰貨財粟米

之於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方言曰南楚人

貧衣被醜故謂之須捷捷謂狎是也或謂之褸裂褸裂衣壞貌也音樓

或謂之藍縷左傳曰韋路藍縷謂貧也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

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唯形色麤黧或亦神心沮廢豈

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  
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  
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毛  
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又曰自  
我徂爾三歲食貧論語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也又曰貧而無怨難

列子曰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矣

事

對六極 十盜

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太公六韜曰武

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

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

十盜安杼空壁立毛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箋云

得富也謂無他貨唯絲麻耳今盡杼軸不

作也漢書曰梁孝王薨司馬圭竈禮記曰儒有

堵之室華門圭竈又左傳曰華戶圭竈符子曰楚之交

子魯之周子齊之狂子相與居乎泰山之陽處乎環堵

之室華戶不扉蓋茨緼袍論語曰衣敝緼袍准

不翳而高歌不輟南子曰貧人夏則被

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蓬室棘庭皇甫謐高

則羊裘袒褐不掩形而煬竈士傳曰老

菜子楚人也耕蒙山之陽以藿葭為牆蓬蒿為室杞木

為牀著艾為席抱朴子曰洪貧無僮僕離落顏決荆棘

叢生漢書曰王章家貧常卧牛衣中魚

庭宇牛衣蝸廬魏略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

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  
蝸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餒  
并日而食 同衣而出

論語曰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居蓬蒿之中并  
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後漢書曰李元字大遜

陳留人也事母至孝家貧  
兄弟六人同衣而出  
蓬雷 桑樞抱朴子曰洪家  
貧荆棘叢於庭

宇蓬莠塞乎階雷莊子曰原憲  
居環堵之室桑為樞而甕為牖枯鮒  
懸鶉莊子曰莊

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待我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視車轍有鮒魚呼我曰君豈有升斗

之水相活哉周曰諾我且游吳越今激西江之水而逆  
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

肆孫卿子曰子夏  
一瓢 四壁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  
家貧鶉衣懸壁 食一瓢飲雀鴻後燕錄

曰魏郡王高家  
貧徒有四壁 茅宅 蓬廬 李劭別傳曰公居貧而不  
好修產業有稻田三十畝

茅宅一區張衡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戒乃迴駕乎蓬廬坎壈落魄楚辭曰坎壈

而志不平漢書曰廊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膏樵鶯舂漢書曰朱買臣家

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何法盛晉甕牖席門禮記曰中興書曰王猛家貧鶯舂為事

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箭蓬戶甕牖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

車夜耕晝傭陶潛搜神記曰有周犂者貧而好道轍夜耕晝傭夫婦夜耕崔鴻後燕錄曰魏郡王高秦

未飢亂夫妻晝則傭歎菽食藜禮記曰子路曰傷哉耕夜則伐草燒埽歎菽食藜貧也已生無以為養

子曰歛菽飲水以盡其歡斯之謂孝崔鴻後燕錄曰王高秦未飢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

草蓬戶高牀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室蓬戶不掩皇衣蓬戶高牀高士傳曰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



牀守道  
不仕 賣卜

傭書

司馬彪續漢書曰范丹桓帝時辟為太尉丹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弊

服賣卜於市魏收後魏書曰崔亮字

雪履

塵甑

史記

敬儒清河東武城人家貧傭書自業  
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  
上無下足盡跋地道中人笑之司馬彪續漢書曰范丹  
桓帝時以丹為菜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乃結草室  
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  
魚范立錐地 擔石儲 史記曰楚相孫叔敖知優孟賢  
菜蕪 困往見優孟居數年卒教子果窮困負薪逢優孟遂謂  
謂孟父素所誠言孟即為教子談說楚王謂叔敖復生  
欲以為相孟曰請與婦計之三日而來曰婦言慎勿為  
楚相孫叔敖之為相盡忠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何足  
為也王遂封教子又魏志曰華歆素清子桑殆病 元  
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

安已絕

莊子曰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笑鼓琴

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不得也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居喪雉鬼游

其庭縣令遣戶曹賦束皙貧家賦

余遭家之軼軻嬰六極之困屯無原憲之

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愁鬱煩而難處且羅縷而自陳有漏狹之草屋不蔽覆而受塵欲恚怒而無益徒拂鬱而

獨真蒙乾坤之徧覆庶無財而有仁

漢揚雄逐貧賦

汝在六極投棄荒遐進不由德退不受阿

久為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梁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為歡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

百役手足胼胝朋友道絕達官陵遲厥咎安在職爾為之舍爾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

巖穴隱藏爾復我隨涉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汝休豈無他人從我

何求今汝去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詩晉左思詠史詩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矣勿復久留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疎

宋陶潛詠貧士詩萬族皆有託孤雲獨無依暖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又曰淒厲歲將暮擁

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

不見煙詩書寒坐外白日去不還又曰榮叟老帶素欣

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歛袂不掩肘藜羹

乏恒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又曰仲蔚愛窮居繞

屋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介焉安宋袁伯文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述山貧詩傭條倦間耕牧僮松丘製荷依露壑寒若返霜洲鬢垂驚年素膚耗盈帶憂幸有深棲

性幽山梁王僧孺傷乞人詩少年空扶轡白首竟填溝可以留葦席何由足菽藿不能周

自顧非好行乞且欲包羞  
勞君款曲問冒此殷勤酬  
宋蕭璟貧士詩四時迭來往

三冬泣牛被五月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  
秋授衣節荷裳竟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脫挽輓雖云

丈夫志終涉自媒迹賸  
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懌  
晉張望詩荒墟人迹稀隱僻間

屋正寥豁炎夏無完絺玄冬無煖褐四體困  
寒暑六時疲饑渴營生愈愁瘁愁來不可割  
晉江道詩

華門不啟扉環堵滿蒿榛空瓢覆壁下  
簞上自生塵出問誰氏子憊哉一何貧  
梁朱超詠貧詩

觸途皆可試維貧獨未安窓開兩片月霜足一重寒  
萬濕鋪牀冷荷脫補衣難若言為客易推劍與君彈  
應

瑗雜詩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日不得粟  
采彼北山葛單瓢恒自在無用相呵喝  
魏武謠

俗詩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縵  
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書應璩與韋仲將書以

原憲懸磬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薪芻既盡舊穀亦  
傾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戚  
良不堪又與董仲連書穀糴騰踴告求周鄰曰獲數升猶  
無薪可以熟之孟軻困於梁宋宣

尼危以陳蔡無以過此出蒙誚於臧獲入見  
謫於嬪息忽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為樂也

離別第七

叙事

楚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又曰僚慄兮若

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江淹別賦曰黯然而銷魂者唯

別而已矣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

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

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孔子曰  
 敬奉教東觀漢記曰陳遵使匈奴辭於王丹丹謂遵曰  
 子使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管  
 輅別傳曰諸葛樂與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克  
 然不可保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  
 不可不慎持卿散才以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  
 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  
 患之有耶事對宿濟

餞鄙

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  
 禰又曰申伯信邁王餞于

郇浮雲

零雨

李陵贈蘇武詩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逾風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孫楚征

西官屬於陟陽侯祖道詩曰晨風飄岐路

牽衣

總轡

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曰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袂落淚霑懷抱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

長路嗚咽辭密親永歎參辰弦枯李陵贈蘇武詩曰

導北渚遺思結南津

參辰

弦枯

李陵贈蘇武詩曰昔為鴛鴦與鴛鴦今為

參與辰昔時常相近邈若胡與秦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形影參商乖音信曠不達離合豈非常譬彼弦與

枯送南浦

造北林

楚辭曰余交手兮連行送美人兮南浦曹植離友詩曰日匿景兮天

微陰經迴路

北館

東城

漢武帝與秦卓子侯家詔曰春時子侯於北館與家別陸

機贈馮文羆詩曰鳳駕出東城送子臨河曲登樓望峻波時逝一何速

白雲

黃鶴

穆天子傳

曰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山川

間之蘇武贈李陵詩曰黃鶴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

失其羣思北路南津曹彪答東阿王詩曰盤徑難懷

心長依依別路南津抱停駕與君訣即車登北路永

歎尋先轍陸雲答兄機詩曰悠遠途可極二鳧雙鸞

別怨會何長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蘇武別李陵詩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

館我當歸故鄉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雙鸞匿景曜戢

翼太山西單雌偏蘭圃桃館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曰

獨游哀吟傷生離蘭圃桃館息徒蘭圃秣馬華山郢

人逝矣誰與盡言荆州圖記曰襄陽縣南

陸道六里有桃林館是餞行送歸之處東津西渚

鄆元注水經曰壽春縣城東為長濬津津側有才堂此

亭迎送所泊也戴逵離興賦曰挾鳴琴於林下理織綸

於長浦迴餞行以越四鳥三荆家語曰孔子在衛晨

江送倚人於西渚

四鳥三荆興顏回侍聞有哭聲



甚哀顏回曰此哭聲非獨哀死又悲生離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離悲鳴以相送哀聲有類於此吳均續齊諧記曰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財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華甚茂共議破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驚謂諸弟曰本同株當分析便憔悴况人兄弟孔懷而可離異是人不如樹木

也兄弟相感更合

秣馬

理棹

徐幹哀別賦曰秣余馬以候濟兮心儻恨而內

盡仰深沉之掩藹兮重增悲以傷情王彪之與諸兄弟

岐山別詩曰脂車總馳輪沉舟理飛棹絲染墨悲歎路

感悼臨江

絕河

趙暉吳越春秋曰勾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江上臨水祖送吳氏春秋

曰吳起行魏武侯自送

飛鵲

翔鴻

樂府飛鵲行曰念與君離別氣結不

能言各言重自愛遠道歸來難杜摯贈母丘荊州詩曰鵲飛舉萬里一翮蜚吳蒼翔高志難得離鴻夫所望

雲乖

雨絕

張載述懷詩曰跋涉山川千里告辭楊子  
哭岐墨氏感絲雲乖雨絕心乎愴而郭璞

詩曰君如秋日雲妾似突中翔鳧

驚鶴蘇武別李陵

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翔鳧  
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還故鄉曹植詩曰  
雙鶴俱遨遊相俟東海傍雄飛竄北翔唯逝赴南相棄

我交頸歡離

歸雲征

驚風散

李充送許從詩曰來若  
迅風歡逝如歸雲征離

別各一方

合理之常聚散安足驚棗映贈石崇詩曰翕如  
翔雲會忽若驚風散分給懷離析對樂增累歎發軫

弭棹

陸機贈馮文羆詩曰發軫清洛  
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謝靈運從宋公戲馬臺集

送孔令詩曰歸客逐海隅脫冠謝  
朝列弭棹泊桂渚指景待樂闌

結轍

揚舩

范廣泉征  
虜亭餞王

少傅詩曰掛冠東門閣歸褐西唐足結轍塵高衢祖供  
懸長麓孔法生征虜亭祖王少傅詩曰若人鑿始辱解

紱揚歸舫真感屬  
神慮高興襲天情  
結念下裕詩曰余弟適東邁

事悽心相纒嬰謝靈運送雷次宗詩曰符瑞守  
邊楚感念悽城壕志苦離念結情傷日月滔

援琴

擊筑

蔡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欲

之痛思愛以永離歎別鶴以舒情故曰別鶴操史記曰

燕太子送荆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

至易水上既祖道贈言送揖家語曰子路將行辭於孔子曰贈以帛乎贈汝

以言乎對曰請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

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

願終身奉之東觀漢記曰陳遵為大司農護軍使匈奴

過辭於王丹臨訣丹謂遵曰俱遭時變唯我二人為天

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

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

陟陽侯臨川亭

楚

西征官屬於陟陽候祖道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  
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荀雍臨川亭詩曰目極依

春路披褐懷良辰明發  
戒徒御臨流餞歸人  
即長衢 陵高阜  
孫楚陟陽候  
詩曰乖離即

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卞裕送桓  
竟陵詩曰翰城將孰寄懷人應斯蒞餞行陵高阜怡衿

睦景 隔山河 閼丘谷  
孫楚之馮翊祖道詩曰舉翮撫  
三秦抗我千里目念當隔山河

執觴懷慘毒郭惜與從弟別詩曰乖索易為 征虜亭  
久尋離覺月促遼落隅修途窈窕閼丘谷

領軍府 范廣泉征虜亭餞王少傅詩曰韓卿辭輦路踈  
傳知殆辱素德燭光塵立軌芳前覺謝琨送二

王在領軍府集詩曰苦哉遠征人將 一日三月 二載  
乖萃余室明牕通朝暉絲竹盛蕭瑟

千秋 毛詩曰仇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李陵與蘇武詩曰嘉會難再遇二載為千秋臨河

濯長纓念  
別悵阻修  
掩歡緒  
起離端  
宋孝武帝幸中興堂餞江  
夏王詩曰送行悵川逝離

酌偶歲陰陰雲掩歡緒  
江山起別心謝琨送二  
賦魏文  
王在領軍府詩曰樂酒輟今辰離端起來日

帝離居賦  
惟離居之可悲  
愧獨處于空牀  
愁耿耿而不  
寐歷終夜之悠長  
驚風厲於閨闈  
忽增激乎

中房動幃牀之晦  
藹對明燭而無光  
梁劉孝儀歎別賦  
在初歸之為慶  
庶

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游  
校小文於搖筆比楷式於臨  
流止每懼於接膝行必喜於同  
翰忽一去而數千遂離

居而引隔阻同夕於當寐  
乖共食於  
梁張纘離別賦  
願

終食惟遠望以代歸負相思  
其無力  
梁張纘離別賦  
願

言於信次尚春眷而興懷  
矧雲崖之遠訣抱離袖之長  
乖顧龍門而掩涕瞻郢路以  
何偕在驚禽之屢感迫徂

年之將暮眺湘沅之分流  
遵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  
隱浦遭回而難泝  
猿啾啾而夜鳴  
鵲騷騷而曉度  
拊客

子兮何心能辭鄉興別故抱  
荃蕙之遺芳共離披於霜露  
梁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唯別而

已矣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或  
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

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  
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

居人愁卧况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  
紅蘭之受露望青秋之羅霜巡丹楹而空掩撫錦幃而

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詩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

阻且長會面安可期胡李陵贈蘇武詩携手上河梁遊

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子暮何之徘徊  
臨蹊路恨恨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  
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宋謝

靈運相送方山詩祇役出皇邑指期憩越解纜及流  
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

秋月含情易為歌  
宋鮑照贈別傅都曹詩  
輕鴻戲江潭  
孤鴈集洲汜

邂逅兩相親  
同念共無已  
風雨好東西  
一隅頓千里  
齊  
追想棲宿時  
聲容滿心耳  
短翮不能翔  
徘徊煙霧裏

謝朓新亭渚別范雲詩  
洞庭張樂池  
瀟湘帝子遊  
雲去蒼梧野  
水還江漢流  
停驂我悵

望輶棹子夷猶心事  
齊王融蕭詒議西上夜集詩  
將所

俱已矣  
江上徒離憂  
愛惜別在河梁  
衿袖三春隔  
江山千里長  
寸心無遠近  
邊地有風霜  
勉哉勤歲暮  
敬矣慎容光  
山中殊未憚  
杜

若空  
齊張融別詩  
白雲山中盡  
清風松下歇  
欲識離人悲  
孤臺見明月  
梁庾肩吾

新亭送劉之遴詩  
車轉黃山路  
舟纒白馬津  
送輪時合  
憶分驂各背塵  
常山喜臨代  
隴頭悲

望秦欲持漢中策  
還以贈征人  
周王褒別王都官詩  
聯綿憫流客  
悽愴惜離羣  
東西御溝

水南北會稽雲河橋兩堤絕橫岐周庾信答林法師詩  
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聞  
客行七十歲歲暮遠徂征塞雲疑不解  
隴水凍無聲君看日遠近為村長安城江總別袁昌州  
詩  
河梁望隴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別日歎成秋  
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

初學記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初學記卷十九

唐 徐堅 撰

人部下

美丈夫第一叙事家語曰息土之民美周書曰美男謂之

破老爾雅曰美士為彥晔晔皇皇穆穆美也論語曰堂

堂乎張也

注云言子張儀容盛

左傳稱公子鮑美而艷登徒子賦

稱宋玉為人體貌閑麗漢書云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

女直不疑狀貌甚美吳志孫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明語  
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  
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潘安仁  
至美每行於道羣姬以果擲之常盈車晉書王濛字仲  
祖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  
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姬悅之爭遺之帽漢書曰張蒼  
肥白如瓠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後漢馬援眉目  
若畫左傳子太叔美秀而文晉書謝尚論中朝人物杜

又膚清衛叔寶神清又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  
玉樹自是風塵外物又王澄謂王衍曰兄形似道而神  
鋒太秀又漢書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

晉裴楷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事對乘羊車 執塵

尾衛玠別傳曰玠在韶甌中乘羊車於洛陽市舉市咸  
曰誰家玉人王夷甫美容貌常執玉柄塵尾與手一

色而無別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  
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謂之

連璧衛玠別傳曰王武子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  
吾外甥並坐炯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班伯

甚麗 何晏絕美

漢書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  
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晏昵殿中容

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何晏別傳曰晏方年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

類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漢書曰陳平美色漢王曰平雖丈夫美如冠玉耳又曰董

偃始與母賣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入平陽公主家左右言其姪好主養之號董君得葛無恨

**窺宋未許**

異苑曰鄆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有美姿豐與村中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

葛勃無所恨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宋王曰臣

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登牆三年窺臣臣至今未許龍

**章鳳姿**

**凝脂點漆**

嵇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土木形骸不自飾而龍章鳳

姿天質自然語林曰王右軍目杜弘治曰面如疑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

**宋鮑美豔**

**孫**

桓聰明

見叙事中

宋明等珪璧

何晏若神仙

王智深宋記曰宋明帝諱

或姿貌豐潔與珪璧

行陳沉炯長安少年行

長安好少年驄馬鐵

等質何晏事見上

連錢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鶯劍鐸似舒

蓮去來新市北遨遊大道邊道邊三老翁顏鬢似衰蓬

自言生漢代少小見豪雄五侯俱日拜七貴各論功建

章連北闕複道應南宮太后居長樂天子出回中玉輦

迎飛鷺金山賞鄴通一朝復一日忽見市朝空扶桑無

復海崑山倒向東少年何暇問頽齡遇福終子孫冥滅

盡鄉閭不復通淚盡眼方暗脾傷耳自聾杖策

尋遺老歌嘯詠悲翁遭隨今有遇非敢訪童蒙

美婦人第二事

叙

毛詩注云美女為媛何承天纂文云孚

瑜美色也莊子曰西施毛嫵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

鳥見之高飛左傳稱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  
公孫黑爭聘之又宋孔父嘉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於  
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公羊傳曰邾婁顏夫人有國  
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  
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事對弄玉 飛瓊劉向

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  
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漢武內傳  
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鳥下輦上南威 西子  
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  
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曹植扇賦曰情貽蕩而外得

心悅豫而內安增吳氏  
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楚娃 宋豔 服虔通俗文曰南

雄方言曰宋衛晉  
鄭之間美色曰豔 絳樹 青琴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

歌莫激於宋騰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若夫青  
琴安妃之徒絕殊離俗冶閑都麗靚粧刻飾 巫峽 洛

川 山海經曰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  
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

峽蓋因山為名也曹植洛神賦曰容與乎揚林流眇  
乎洛川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 高

唐 下蔡 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  
澤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

遇其狀甚麗阮籍詩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  
甫懷玉佩婉孌有芬芳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翠翰

眉 蟬翼鬢 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  
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 崔豹古今注魏文

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陳巧笑皆  
日夜在側瓊樹始製為蟬鬢挈之縹緲如蟬翼故號曰

蟬  
**束素腰**  
**橫波目**  
宋玉登徒子賦曰臣東家之子眉  
如翠羽腰如束素傅毅舞賦曰眉

連娟以增繞目  
賦宋玉高唐賦并序  
昔者先王嘗遊高  
唐怠而晝寢夢一

流睇而橫波  
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  
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

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出  
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對兮若松樹其少進也晰

兮若蛟姬揚袂朝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  
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中

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  
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

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  
曜光起恒翹翹而相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



年於茲矣臣棄而弗許離宮閒館寂寞重虛門閣畫掩  
暖若仙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郁烈黼帳高張有  
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豔光觀臣遷延微笑  
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  
進鳴琴臣遂撫絃為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  
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暮  
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  
魏曹植洛神賦御者對曰  
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之神名曰宓妃君王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  
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  
茂春松芳鬢兮若輕雲之蔽月飄緜兮若流風之迴雪  
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  
波濃纖得衷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  
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鬢我我脩眉連娟丹  
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盼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  
體閒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被羅衣

之璀璨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  
踟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彩旄右蔭桂  
旗攘皓腕於神澗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心  
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  
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  
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以流芳超長吟  
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  
處揚輕袿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  
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汜  
過南岡紆素嶺回清陽動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  
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於是背下陵高足往  
心留遺情想宋謝靈運江妃賦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  
像顧望懷愁宋謝靈運江妃賦視騰來靡容臆理出月  
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颺拂渚每馳情於晨暮矧  
良遇之莫叙投明珠以申贈覲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

眇邁眺霄際而告語懼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整佇天  
台二娥宮亭雙媛青桂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

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  
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無待  
詩古詩青青河畔草鬱

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自  
云倡家女嫁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晉阮

籍詩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葩  
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相過願為三春遊朝陽忽

蹉跎又詩二妃遊江濱道遙順風翔交甫懷玉佩婉孌有  
好結衷腸感激生

愛思萱草樹蘭房歌漢李延年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  
顧傾人國寧不知傾

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晉傅玄歌  
有女懷芬芳媿媿步東  
廂蛾眉雙翠羽明眸發

清光丹脣翳皓齒秀顏若珪璋巧笑露歡靨衆媚不可  
詳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嫵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

篇魏曹植美女篇

美女妖且閑採桑歧路間柔條芬冉冉葉落何翩翩懷袖見素手皓腕約

金銀頭上金雀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

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笑氣若蘭

行徒用息駕行古樂府陌上桑行

休者以忘餐氏樓秦氏有好女自

言名羅敷羅敷善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

為籠釣頭上髮墮髻耳中明月珠網綺為下裾紫綺為

上襦觀者見羅敷下擔將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幘

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鉏來歸相喜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宋鮑照堂上行

暉暉朱顏酖紛紛織女梭

五馬立踟躕宋鮑照堂上行

滿堂皆美女目成對姮娥

一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萬曲不關心

一曲動情多欲知意厚薄又聽聲相過

醜人第三

叙

事釋名曰醜臭也穢也家語曰耗土之人醜

尚書洪範六極五曰惡

孔安國曰醜陋也

發蒙記曰醜男醜茂

醜女離春廣雅曰𠵹𠵹媒媾儂𠵹頰頰嗚𠵹頰頰醜

也

此鼻之反惟火遺反媒音陪儂音臺𠵹蒲比反類文反𠵹音佳頰古來反頰音骨頰音欺

毛詩

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注曰狂且狂醜之人

左傳曰賈大夫貌惡

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孫

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

廣三寸名動天下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秦相蔡澤

欽頤折頰晉書左思貌醜而口訥何承天纂文曰媼母

醜人也列女傳曰齊孤逐女其狀甚惡又齊宿留女項

有大瘤梁鴻之妻孟光醜黑而肥力能舉石白事對短

足 銳頭 崔鴻前秦錄曰符雄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故軍稱為大頭龍

驤劉謚之龐郎賦曰其頭也則中 欽頤 推顙 周斐汝

酪而上下銳額平而承枕四起 傳曰周燮字彥祖欽頤折頰貌甚醜母不欲舉其父曰

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興我宗者必此兒遂舉

之呂氏春秋陳有惡人曰承宮 管輅 後漢書曰承宮

郭洽隼眉推顙色如漆也 承宮 名播匈奴時單

于使求見宮曰夷狄眩名非識實也臣狀貌醜不可以

示遠人魏志曰管輅容貌醜而嗜酒飲食無威儀也

孫秀 駘他 晉書孫秀尚河東公主形陋短小奴僕之

下者也莊子曰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

人焉曰哀駘他丈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婦人之請於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子羔貌惡伯倫形陋家語曰高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

柴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孔子之門仕為邲宰梁祚魏國統文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

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馬支離隱頤夏禹長頸

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也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

矣天下獨賢之鳩鷓嫫母焦籟易林復之蒙曰鷓鷓娶妻深目窈丰折腰不媚與伯相負何承

天纂文曰嫫母醜誕女亮妻世說曰王廣娶諸葛誕

人也黃帝愛幸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鬚髯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習鑿齒襄陽記曰黃承彥謂孔

明曰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須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孔  
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

明擇婦正得

印鼻

宿瘤

劉向列女傳曰齊鍾離春者

河外醜女

印鼻

宿瘤

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

其為人極醜無雙凹頭深目長肚大節印鼻結喉肥項  
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行嫁不

售於是拂拭短褐自謁宣王宣王納之為后又曰齊宿

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宿

瘤

厚送

劉向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  
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

襄王之門而求見王韞食而起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

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

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

語而悅之韓詩外傳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肚肚辭以

疾其友勸之曰子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

應曰其女醜其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



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  
送子子醜故耳其友下問女果醜肚一作吐  
惠妃

允婦

王隱晉書曰武帝為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  
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

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  
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郭子曰許允婦是阮德如妹奇  
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阮嫁醜女與卿  
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裙裾待之許謂  
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  
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  
有慙色遂  
勃屑 龐廉 楚辭曰西施媿媿而不得見媿  
雅相重 勃屑 龐廉 母勃屑而日侍又楚辭曰珪璋  
雜於甑室龐廉與孟淑同宮舉  
世以為恒俗固將愁苦而終窮賦劉謚之龐郎賦坐  
子各各明君耳聽我作文章  
說此河南事詞汎不具載

朱彥時黑兒賦

世有非常  
人實惟彼

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驪牛駮立如烏  
牛時恣如鸛鶴鬪樂似鸛鶴喜云云詞汎不具載 劉

思真醜婦賦 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姜任德正  
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鹿頭

獼猴面推額復出口折頰靨樓鼻兩眼顛一交切如白  
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槌髮如掘掃帚惡

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閭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粧頰  
如狗舐額上獨偏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負傳粉堆

頤下面中不徧有領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履中 宋玉

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靴可容箸熟視令人嘔 宋玉

登徒子好色賦 登徒子妻蓬頭擘耳斷牛語反脣歷齒  
旁行偃僕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

五子王熟察之  
誰為好色者矣

長人第四事 叙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曰東方

之人長禮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帝王世紀曰  
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帝  
王世紀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吳越春秋曰  
伍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  
張蒼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長九  
尺三寸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大秦  
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五尺又  
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

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  
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  
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  
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  
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  
神智西北海外有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  
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唯

飲酒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

無路之人一名仁一名信一名神事對腰十圍 跡六

尺晉書曰尹緯字景亮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史記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見

臨泚身長五丈脚跡六尺見襄武 出蓬萊 魏志曰咸熙二年有大

脚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漢書曰王莽時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曰巨無霸本出於蓬萊東

五城西北照如海濱輶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旗載詣闕卧則枕股 眉見軾

骨專車 毅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兄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

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於軾國語曰吳代越墮會稽獲骨馬節專車吳子使問仲尼仲

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長狄五丈千

秋八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漢書曰車千秋姓田為高寢郎戾太子敗千秋

詠太子寬上乃召見千

馬騰雄異

趙壹魁梧

袁宏漢紀曰長

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後漢書趙壹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鬢眉望之甚偉恃才傲物為鄉曲所擯

海鈞巨鼇

河流大履

列子曰大壑中有五

山天帝使巨鼇戴五山龍伯國有大人鈞六鼇合負而歸因灼其骨帝怒滅龍伯之國祖沖之述異記曰符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滿坂津監冠登於河中流得大履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履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巨霸枕股

申香拂蓋

巨霸已見上三十國春秋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申香為拂蓋郎長一丈九尺十

丈極數

三馬不勝

國語曰人之長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三馬事見

出蓬

萊注林父千里

支提三丈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其高千里

腹圍百輔郭子橫洞冥記曰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胷手足各三指

賦漢司馬

相如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

游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絡澤之脩竿兮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為綵兮曳彗星而為鬚掉指揮以

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攬搶以為旌兮靡屈虹以為網江杳眇以注注兮森風涌而雲浮

讚晉郭

璞長臂國讚

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濱

又夸父讚

神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  
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無常心

短人第五

叙事

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方言

曰侏儒短人也

昨啓切

黠

蒲楷切

短也漢武故事東郡送

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婁護為人短小精辨何承天纂文曰漢光武

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魏書曰王粲樂進並為人短小

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

笑人所輕拾遺記曰員嶠中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



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

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西海之外有鶴國男女皆長七

寸事對臧紇

高柴

左傳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敗於狐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

我於狐貽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敗我  
於邾家語曰高柴字子羔不過六尺為人篤孝優旃

蔡義

史記曰優旃秦倡侏儒也始皇時置酒天雨陸楯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女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故

幸休始皇乃使皆代之漢書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  
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常兩吏持夾乃能行

楚葉公

齊晏子

孫卿子曰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將若不勝衣晏子春秋曰晏子短

奉使楚楚為小門晏子不入曰使狗國  
即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狗門入也  
蔡賦巴馬 郭

讚淨人

蔡邕短人賦曰巴巔馬兮柙下狗郭璞讚曰僂極廢淨人又小淨音淨

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

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益部雜記曰張松為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

操婁護精辯

嚴延敏捷

並見叙事中

巨靈七寸

陀移三

尺

並見叙事中

西海畏鵠

東方給騶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鶴國人長七

寸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唯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在鵠中不死漢書曰東方朔給騶侏儒

曰帝以若曹無益於縣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賦漢蔡邕短人賦

侏儒短人僂之後

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

拒崔加刃不恐其餘虺公劣厥僂寔噓噴怒語與人相距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恐忌

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  
詞曰雄荆雞兮鶩鶩鵲鳩鷓兮鶉鷄冠戴勝兮啄  
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蚱蜢如蘭中蛹  
今蠹蠕暗而頓暗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闌兮梁上柱弊  
鑿頭兮斷柯斧鞞鼓兮補履猥脫  
推柶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讚郭璞僂僂讚僂  
極麼踈人又小四  
體取足眉目纔了

奴婢第六事叙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

之臧者被臧罪没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

也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方言曰臧音勇音侮

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并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

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壻婢曰臧女而婦女  
曰獲又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謂奴婢之賤稱秦  
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  
之娘女厮婦人  
給使者史記曰季布為朱家鈐奴樂布為人所

略賣為奴衛青為侯家奴漢書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  
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晉書曰烈宗之母  
本織坊中婢形色長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  
生烈宗又裴秀之母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賓

客滿座乃令秀母親下食於衆賓衆賓見並拜之事對

周奚

晉隸

周禮曰奚三百人鄭玄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

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古傳曰裴豹隸也杜預注曰犯罪没官為奴

遺賈

賜光

史記曰諸呂擅

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於是陳平遂結歡太尉以奴婢百人遺賈漢書宣帝詔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

鄭泥中

龐竈下

劉義慶說

苑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怒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風俗通曰河南龐儉少遇亂夫父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有婚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母我妻也使驗問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語

陳餘地

吳谷利

應劭

風俗通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餘地年七十工書疏江表傳曰谷利吳大奴也翻羹汚

衣

覆酒就杖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畧夫人欲試寬意而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

汚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羹爛汝手劉向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為

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

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拔劍

斷席

平頭提箱

史記曰任安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

佩刀斷席別坐古詩曰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箱

沈當問耕

劉使執杼

沈約宋書曰虜據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君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

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  
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劉謚之

與天公牋曰在於建寧之邑始得數

翟青代死

杜墓

更生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  
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

乞代素賊殺素後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恐被恥獲害  
耳今素尚死何以生為賊復殺之于寶搜神記曰晉杜

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而婢尚生云始如  
眠有頃漸覺問之自謂一再宿初埋之十五六及開冢

更生猶十五

胡婢善射

夷奴斫石

三輔決錄曰金禕  
為郡上計留在許

六嫁之有子  
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與必善  
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請之從役也林邑記曰范文

夷師父奴也以刀斫石  
障如斬蘆葦後為國王

賦後漢蔡邕青衣賦

珠出生砂礫

歎茲窈窕產于卑微  
盼倩淑麗皓齒蛾眉  
縱橫接髮葉如低  
葵綺袖丹裳躡絲扉  
盤跚踈坐起低昂和暢  
善笑動揚朱唇都冶  
嫵媚卓躒多姿精惠  
小心趨事如飛中饋  
裁割莫能雙追闕雖  
之潔不陷邪非察其所履  
世之鮮希宜作夫人  
為衆女師伊何爾命  
在此賤微代無樊姬  
楚莊晉妃感昔鄭季  
平陽是私故因錫國  
歷爾邦畿雖得嫵婉  
舒寫情懷寒雪繽紛  
充庭盈階兼裳累鎮  
展轉倒顏昕昕將曙  
雞鳴相催飭駕趣嚴  
將舍爾乖矇冒矇冒  
張子並誚青衣賦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  
麗辭思不可排  
泉可飲何必誇泥  
隨珠彈雀堂溪刈葵  
鴛鵲鼠何異乎鷓  
歷觀今古禍福之階  
多由孽妾淫妻書戒  
牝雞詩載哲婦三代之  
季皆由斯起晉獲驪  
戎斃壞恭子有夏取  
仍覆宗絕祀叔肝納  
申聽聲狼似穆子私  
庚豎牛餒已黃歇之  
敗從李園始魯受齊  
樂仲尼逝矣文公懷  
安



姜誚其鄙周漸將哀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  
彼閭雖德不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  
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  
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況此麗豎三族無紀綱繆不序  
蟹行索妃旁行求偶昏姻無媒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  
其在所生女為妾生男為虜歲時酌祀詣其先祖或於  
馬廐厨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僻邪當  
主多乞少出銅瓦鐵柱積繒累億皆來集聚姁婉歡心  
各有先後臧獲之類益不足數古之詩劉夷道詠死奴  
贅壻尚為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

詩丹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  
不及江陵樹千秋長作林  
篇喬知之綠珠篇石家金  
谷重新

聲明珠十斛買娉娉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  
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恒持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  
理驕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勞掩面  
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  
牋喬道

元與天公牋

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痕堅大如飯筍

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詣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攣筋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城左目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鶯聲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茲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漢王褒責鬚髯奴辭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再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

因風披靡隨風飄緜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紺綫潤之以芳脂萃萃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鬢奮髻則論說虞唐鼓髻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鬪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緒枯槁禿奔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污穢泥土倉躡穰穰暗與塵為

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  
囚虜薄命為髡正著子頤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智不  
能御其形骸獼獼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

約漢王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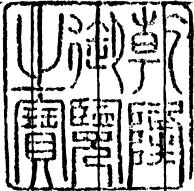
僮約

蜀郡王子泉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  
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

時但約守冢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泉大怒曰奴寧  
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云奴復  
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泉曰諾券文  
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泉從成都安  
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  
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居當穿白  
縛帚裁孟鑿井浚渠縛落鉏園斫陌杜埤音地刻大枷  
屈竹作把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音坐大枷下  
牀振頭垂釣刈芻結葦臘鱸汲水酪佐音醢音醢音織履  
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

遍後園縱養鴈鷺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梢牧猪種薑養芋  
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餒食醋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  
二月春分波隄杜疆落桑披稜種瓜作音轆別茄披葱  
焚槎發疇壑集破封日中早音藁音鷄鳴起春調治馬驢  
蕪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酌汲水作餚音滌杯整案  
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音膾魚鮓烹茶盡具音舖  
已而葢藏闔門塞竇餒猪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飯  
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盃  
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栽作船下  
至江州上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紡惡敗稜索綿亭  
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  
轉出旁蹉牽牛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  
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躄旁卧惡言醜罵日作刀弓  
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  
斷槩栽轅若殘當作俎杌木屐及鼠盤焚薪作炭音畧音  
切石薄岸治舍葢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二

三束四月當披五月當獲十月收豆多取菰芋竹益作  
繩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  
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  
吃嘗大吠當起驚告鄰里根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  
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遊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  
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  
給賓客奴不得有姦私事當闕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讀券文編訖詞窮咋索佗佗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  
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  
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此文相傳多誤  
庶不遺漏



初學記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初學記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頁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麟

謄錄監生臣陳日華

欽定四庫全書

初學記卷二十一

政理部

唐 徐堅 撰

赦第一

事

爾雅曰赦舍也

郭璞注謂放置也

案虞書青

災肆赦

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

又曰國君過市則刑人

赦論語曰有罪不敢赦是也

漢舊儀云踐阼改元立皇

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

赦論語曰有罪不敢赦是也



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廐車馬行屬縣解囚徒又荀悅漢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故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其福赦者再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痊

疽之礦石也又王符潛夫論云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  
故人從之施德也史記莊生謂楚王曰某星犯某宿宜  
以德報怨楚王將為赦又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

十日赦又風角書春甲寅風起從甲上來為大赦期六

十日應也事對作解

在宥

周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莊子曰聞在宥

天下不聞治天下在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宥也者恐  
天下之遷其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理有天下

哉

呂蒙病

王猛疾

韋昭吳書曰呂蒙病發孫權迎置  
內殿夜不能寐病中有瘳為下赦

令崔鴻前秦錄曰王猛疾病  
未瘳符堅大赦殊死以下

雲出

風來

黃雲四出見  
叙事中風角

書曰冬至後丁巳日有風從已上來有大赦

**過市**

**入關**

周禮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袁山松

後漢書曰賈彪避京師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准的黨綱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

西行大難不解矣即入關乃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動籥**

**鳴條**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擊室籥

動獄中人當出故其感應令籥動也翼奉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丈鳴條從甲上來為大赦期在

六十日 **大恩** **小惠**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

諸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罪死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

霑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諸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常璩華

陽國志曰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為政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

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言理亂之道悉矣曾  
不論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政  
躬耕

親政

王隱晉書曰秦始皇四年正月初立籍田丁亥上  
帥群臣躬耕千畝大赦天下吳志曰孫亮太平

二年四月亮臨正殿東狩南郊  
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帝元和二年二月帝

東巡狩泰山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群神大赦天下王  
隱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辛酉上南郊大赦天下

河塞

湖開

漢書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河  
堤作瓠子歌赦所道過徒又吳志曰孫皓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擁塞今更開通  
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

寸餘刻作皇帝字

銀印

玉璽

吳志曰孫皓天冊元年  
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

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崔鴻前趙錄  
曰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歸

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  
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天下改年  
升臺 設壇司馬彪續

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祀  
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王隱晉書曰咸熙二年十

二月帝乃設壇受命南郊  
幸太極殿前大赦天下  
神光 芳氣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朕

祀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黃金祭祀后土神光三燭其  
赦汾陰殊死以下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康元年

詔曰有司條典虔奉郊祀燔柴既饗  
芳氣清穆其赦天下令咸得自新  
鶴留 鸞舉漢書

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見  
其赦天下又詔曰嘉瑞並見鸞鳳並舉其赦天下  
甘露

降 景星見漢書曰宣帝神雀二年二月詔曰乃者鳳皇集甘露降京師羣鳥從之以萬數其赦

天下蜀志曰後主景曜元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惟漢之  
年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賦後漢崔寔大赦賦十一年四

月大赦赫惡棄穢與海內更始疊疊乎思升平之道也  
寔就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

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  
於萬幾夕虔敬而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天

下所以創太平之迹云云又曰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  
嘉禾於疆畝數冀焚於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

和鳴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太寧詩唐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聖人宥天下  
幽齋動園陸

六甲迎黃氣三元降紫泥龍僮西上鼓又荅寧愛州報  
振迅廣場難歌舜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赦詩書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翻起青  
雲命偶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怜涇渭別誰與奏

明詔梁沈約南郊赦詔朕昧爽夙興念茲理道而明不  
君詔梁沈約南郊赦詔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

升平自頃多故戎車代有軍政國容事楮非一刑禮參  
用未致和臻向隅之情永言增歎今郊禋載洽幽明允

從恩崇嘉祉被之  
兆庶可大救天下

賞賜第二

叙事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

見鄭玄禮記注

惠也

見何晏論語注

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又曰用命賞於

祖弗用命戮於社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春秋  
傳曰古之理人者勸賞而畏刑恤人不倦賞以春夏刑  
以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知其勸賞  
也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  
以鼓將之

將謂執以致命

諸侯賜弓天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賜珪瓚然後鬯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此賞賜

之義事對萬畝

千鍾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鄭歌者三人賜之田萬畝家語孔子曰自

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益親也

金鈞

玉玦

東觀漢記曰揚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

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鈞珮謝承後漢書曰馮魴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為安帝

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日賜駭犀玉其綬珮刀紫艾綬玉玦

紫綬

青裘

謝承後漢書曰馮魴

為安帝所寵賜紫艾綬葛洪西京雜記曰成帝好為蹴鞠群臣以蹴鞠勞體非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

不勞者奏之劉向奏彈恭以獻帝累千鉅萬  
漢書曰



子夫得入宮幸上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武帝於是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魏志曰明帝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疎

**甘田**

**蘇宅**

史記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

高下叙用各有差賞賜鉅萬

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言之於始皇使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

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漢書曰蘇武初從匈奴還詔拜典屬國中二千石賜錢

二百萬公田

**后衣**

**帝服**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邁山

陵寢遠孤心慘愴今以光烈皇后假紵帛中衣各一篋遺王可時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曹植表稱詔曰皇

帝問雍丘王先帝昔常非於漢氏諸帝積貯衣被使敗於函篋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僚諸將今

以十三雙璧

**千金**

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躡屣擔

種賜王

登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曰虞卿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

金官至明德計功明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中尉

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量力而受玉壺金筭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

已見玉玦注中張衡綬筭銘序曰南陽太守鮑德有詔所賜綬金筭為作銘曰懿矣茲筭爰藏寶神金纓組履

文章金刀珠劍謝承後漢書曰武陵五溪蠻夷作難日信

金錯刀一具沈約宋書曰太宗為徐受北國啟南陽州刺史昭太后賜以火珠鹿盧劍

毛詩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注韓侯入覲宣王使復其先祖之舊職錫以追貊受北方之國也左傳曰晉

侯朝王與之陽樊溫原攢汝南帛遼東錢漢書曰宣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者鳳皇集新蔡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東觀漢記曰祭  
形為遠東太守三十年衣无儲副世祖嘉其功賜錢百

萬詩唐太宗文武聖皇帝賜房玄齡詩太液仙舟迥西

征車度難又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昏日辨誠臣隋許

善心奉和賜詩帝道屬升平天文預觀象茲生荷花育

夕拜參近侍朝恩濫弘獎溫樹責不言充艱庶無爽制唐中宗孝和皇帝賞張仁

愿制朕聞將帥興功本期於邦國帝王懸賞用答於時

宇端雅風神秀傑謀韜玉帳寄重金壇故得累司文武

乘之慮而乃躬先士卒負土築城橫却月於天街劃長  
雲於地脉宜懋河山之賞式崇帶礪之榮進封韓國公

賜物三百段  
及衣裳一副  
又賜成王千里衣物  
勅畫巡周衛夜警巖

心腹左金吾衛大將軍成王千里聲高沛獻德邁二南  
以磐石之崇班當執金之重寄察姦無對討猾若神固  
以威動千廬勸宣五校近者銜仗之內輒有詐偽之人  
曾不斯須速令擒獲能官之日久已馳方稱職之名從  
茲著號可賜衣一副  
兼賜物一百段

貢獻第三  
廣雅曰貢稅也上也鄭玄曰獻進也致也

屬也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  
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鄭玄注獻進也又

曰獻禽以祭社鄭玄注獻致也屬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毛詩箋云獻奉也  
案尚

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

於筐而進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  
故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  
鈞松怪石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  
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  
齒革羽毛惟木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柶榘栝  
栢礪砥砮丹惟菌簠楛豫州厥貢漆枲絺紵梁州厥貢  
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兗  
州厥篚織文青州厥篚縻絲徐州厥篚玄纁絳揚州厥

篚織貝荊州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篚織纊揚州錫貢  
厥包橘柚豫州錫貢磬錯荊州納錫大龜是也周禮以  
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  
幣貢五曰財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  
貢是也獻者謂貢篚錫貢之外所進奉者也禮記曰獻  
車馬執綏獻馬者執勒獻人虜者操右袂執琴瑟者上  
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執其末此其制也事對紈牛

文馬

周書成王時西夷貢獻卜盧紈牛紈牛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西北戎今盧水是也東

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南單江龜海貝尚書曰九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疋

龜孔傳云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珠珍大貝鄭注所貢物也

貝古以青帶白環魚蔡魏畧曰漢陽嘉三年疎勒國為貨青帶白環王獻西海青石帶皇甫謐帝王世

紀曰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火鼠冰蠶魏志景初二年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浣布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

中時時出外而白色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為布王子年拾遺記曰冰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

覆之然後為繭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燥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為黼黻蔗一節

梨三箱鄧德明南康記曰零都縣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彩色餘縣所出無一節數十碎郡以獻御

魏武帝嘗為兗州牧上書曰  
山陽郡美梨謹獻甘梨三箱  
**丹砂** 玄玉 周書曰成王  
時四夷來貢

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尚書大傳曰夏成五  
服外薄四海主諸靈龜陰谷玄玉鄭玄注所貢物  
**白鵲**

**丹鵲** 葛洪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祖白鵲各一隻  
高祖大悅厚報使者王子年拾遺記曰塗修國

獻青鳥丹鵲  
各一雄一雌  
**然芳苡** **置募苔**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  
元年起招仙門於閣上

然芳苡燈此草形如麻奔盧國未獻王子年拾遺記曰  
晉惠帝時祖黎國貢募苔色如金紫叢如雞卵投水中

募延波瀾之上如火宮人有幸者以金  
苔賜之置漆盤中照燭滿室名曰夜月  
**桴苡** **荃蘼** 周書

成王時康人獻桴苡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康人  
亦西戎之別食桴苡即有身郭子橫洞冥記曰光和元

年波祗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亦名春  
蕪一根而百條其技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



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堅密如冰執也握香橘文瓜

楊乎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有美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王逸

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古黃馬茲白牛

周書曰成王時犬戎獻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金名曰古黃之乘孔晁注曰犬戎西戎之速者又成王時大

夏獻茲白牛茲白牛野獸也牛形合枝李同心梨葛

而象齒孔晁注曰大夏西北戎也

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又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獻同心

梨  
**吉光裘** **昆吾劍** 東方朔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獻吉光裘列子曰周穆王

征西戎獻昆吾之劍  
**紫玉壺** **青金鏡** 交州雜記曰太赤刀切玉如切泥  
康四年林邑王

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水玉即水精也郭子橫洞

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祇國獻此青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詔梁沈約

酬荆雍義士獻物者詔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綏一槩思有所

助軍國者外可詳加蠲報中宗孝和皇帝斷進獻奇巧

制朕疑懷紫宙祿想丹闕考千古之澆淳稽百王之治亂蒿宮茅柱實興國之清猷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

化朕自承天纂運佩日披圖希齊驚飲之年願躡鶉居之代漢文提舄少小留心晉武焚裘生平措意項為皇

符肇建寶廟初登眷彼王公多為進奉莫不龍歌令節蛟食芳辰椒花獻頌之時菊藥浮觴之日或雕金鏤玉

採六合之珍奇或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鄙閉紛紜公私逼迫昇平欲濟蠹害非輕言

念於茲深無所謂即  
宜懲革勿至因循

薦舉第四

叙

大戴禮記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

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

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

爵地俱  
削盡也

白虎通曰諸

侯所以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

貪義也治國之道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

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

者復有聘者以為諸侯貢士庸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

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招故聘之也周官  
小司徒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  
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鄉  
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  
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此謂使  
人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漢書博士官置  
弟子五十人復其身郡國縣官有好文學二千石謹察  
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

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  
奏即有秀材異等輒以名聞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  
士弟子員滿百人又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三  
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文學掌故先是又命  
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并  
令州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命郡  
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令三輔太常舉賢良郡  
國學高第自此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此

薦舉之制事對登庸

亮采

尚書曰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傳曰疇誰庸用

也誰能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也又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薦白

屋

揚紫庭

韓子曰趙武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其無私德者若

此文曰伏見別駕從事任尤識量簡大執心貞固使琨

得對揚紫庭必能撫翼霜露增崇

方正

孝廉

漢書武帝詔曰

丞相御史列侯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之士又武帝詔曰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

元元移風

齋函

投板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嚴羽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

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齋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錫長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穆字子

敬安成人也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寓  
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

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  
便投板於內出則卧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利賓

充賦 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王漢書晁錯策曰下臣充賦  
翹車 賁帛 逸詩曰  
翹翹車

乘招我以弓尸子曰堯有建善之旌漢書曰以  
安車蒲輪微杖乘易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  
弓旌

蒲帛 並見 舉直諫 進奇謀 漢書曰武帝詔丞相御史  
上注 舉直諫 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又曰魏無知既進陳平漢王  
以為亞將絳侯說之云盜嫂受金漢王疑以讓無知對

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  
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

拒臣薦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  
以利國耳盜嫂受金安足疑也  
貢天朝 薦宰相 虞預

曰何損字元幹為弘農郡守有揚囂生為縣吏損一見  
便待以不臣之禮遂貢之天朝趙穆別傳曰汲郡修武  
趙君年三十七四薦宰相不就元康三年太守羊伊  
以為四科之貢宜盡國美遂扶與激喻以光歲貢 式

百察

化九服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陳忠上疏薦劉愷  
曰伏見前司徒劉愷頻歷二司舉動得

禮以疾致仕進退有度百察景式海內歸懷又何法盛  
晉中興書曰桓溫上疏薦譙秀曰竊聞巴西譙秀植彩  
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  
靜頽風執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 丹墀珥筆 紫

宮論道

杜預舉賢良方正表曰案蘇贊布行於草野著  
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丹墀推訪格言

必有諤諤匪躬之節陸雲薦張瞻文曰若得言論端委  
太學錯綜藝文垂纓玉陸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  
廟之 增暉日月 垂光虹蜺 廣上疏薦徐孺子等曰伏



見處士豫章徐孺子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  
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矣孔  
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  
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

詩梁劉溉等儀賢堂監策秀才連句詩

雄州試異等揚  
庭乃專對顧學

類括羽奇丈若錦續劉溉滋蘭成秀峴照車光赤珮攝  
官惡醫帶疲疴謝名輩盧舟乙奏飲餘列甲科光往載  
深奇無絕蹤孫董有遺槩伏挺春風涵宛宛轉遲光乍明  
味列秀繼中筵群才盛皇代王瑩如綸疾影響裁蒲啟  
矇昧雕龍既已彰青紫行當佩王顧褒然既玉響高榮  
亦蘭粹廣川良易追淄水非難配貢士光相門搜賢盡  
幽塞善說理無窮借書心靡悔來彥名東詔梁任昉求  
西翼亮更出內康哉信在今伊余事耕耒  
薦士詔夫進賢茂賞蔽善明罰前王盛則成必由之朕  
纂統鴻業寅畏大寶思求俊異協贊雍熙歷聽

九功物色與皂而白駒盈谷莨楚未刈是以臨朝永歎  
日昃伊佇便可博詢卿士各舉所知將量才授能擢以  
不次庶同則哲之隋江總舉士詔堯施諫鼓禹拜昌言  
明副朕急賢之意

### 隋江總舉士詔

堯施諫鼓禹拜昌言  
求之異等久著前冊

舉以滯淹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  
以寡昧恭承鴻緒未明虛已日盱增懷百揆多紊四聰

弗達思聞謬採其默語王公已下各薦所知傍詢管  
庫爰及與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聽覽佇茲啓沃

### 表沈約舉胡元秀表

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推鋒犯  
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城主簿胡

元秀早歲馳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  
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曠敵却沮強胡臣

實弱懦不窺武節味  
妄輕言伏懷悚懼

### 奉使第五

叙

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

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毛詩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又風俗通云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藏祕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駒也三騎行日夜千里為程又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此奉使之

事也其稱謂有行李

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行人也

行人

論語曰行人子

羽修飾之注曰羽人掌使之官

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

一曰報命

亦曰報

事對天節

皇華

韓揚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

即使忠正皇華見叙事

執圭

持斧

禮記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漢書曰武帝末郡國

賊盜群起拜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捕盜賊

埋輪

攬轡

司馬彪續漢書曰漢安帝元年

遣八使巡行風俗張綱埋其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尹不疑十五事

書奏御京師震悚又曰冀州饑荒乃以范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焉

獻

節 張旌

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焉荅曰寡君得傲福于周公魯公以事

君不腆先君之弊器而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致致之蜀

志曰陳震字孝起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賀孫權踐詐震入吳界移關侯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

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事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即日張旌語衆各自約誓國有典制懼或有違幸必斯誨示其

所謁關移候儀禮曰使者及境張檀誓乃謁關人鄭

賀孫權踐詐入吳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界移關侯云云於賈人之館如初又曰展幣襲圭

賓入門左公再拜賓避不荅拜又賈人東面坐啟攢取圭垂纁賓襲執圭鄭玄注云執圭盛禮也又畫飾為相

致敬河源海上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

告單于單于怒赤帷白蓋司馬彪續漢書曰大使車遷吉北海上五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

道五百朔弩十二人又曰小使車  
奉璧拭圭  
史記曰

王時秦昭王遣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蘭相如  
奉璧入秦又儀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坐拭

圭鄭玄注賓使  
遺鴻獻鵠  
魯連子曰展无所為魯君  
者拭清之也

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  
无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无所不致

劉向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侯無擇  
行道失之後獻空籠曰非無錢以買鵠惡輕易其幣受

命從宜  
儀禮曰使者載禮帥以受命  
于朝禮記曰使從宜禮從俗受圭還玉  
禮儀

曰使者受圭垂纒以命又曰君使卿皮  
弁還玉於館賓受圭退負右旁南立  
星飛斗風入

律漢書曰飛星大如缶出西南入斗下占曰漢使匈奴  
明年匈奴單于雕陶莫阜死遣中郎將揚興使匈奴

初學記

六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常占東  
風八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將有好道  
之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  
毛車以濟弱水於今十三年矣  
賦隋江總辭行李賦

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乎開闢垂恩儲社壓子代  
之盤孟盛德形容陋周年之奔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  
要荒款塞諸戎重譯輜軒巡履聲芳交步旌節經過事  
高禹跡舉皇華之盡美馳珥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  
匹洛陽之才子訪羽儀於廊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  
之三端賞彤文於四始顧愆侗於罕志奉朝章於信次  
天鳳舉而張梅濟龍沙而通賁敬異季札之聽歌譽乘  
屬國之野使懷蘇子之抵掌憶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  
飲水揆無庸而采鬱嗟負恩之無力每若寘於藪棘條  
解東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蹏寧  
解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漸念有似於蟬翼荷德澤  
之濡然鑿舟愚之匪師慙借譽於瑟柱免長淫於菴極

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紆異金石之能固若草木  
之分區進學慙於枝葉綿力謝於康衢構伯休之蓬戶

狎仲憲之桑樞徒悅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為愚耻矯名  
於周容寧監響於齊竽奉棲遲以偃仰願太素之不汚

詩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訓南使徐陵詩

嵩山表京邑鍾嶺對江津方域

殊風壞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事尋盟我恤隣有才稱  
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鍾響張矐玉帛陳皇華榮受

命垂譽本無因韓宣持聘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  
翻屬卧漳濱禮酒盈三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

載生金人雲來朝起蓋日落晚周庾信將命至鄴詩大  
催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修聘禮親隣自此敦張擅事原隰負辰報成言西過犯  
風露北指度環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何以譽嘉

樹徒欣賦采繁四牢盈折俎三獻滿壘樽人臣無境外  
何日欣此言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館空



欲祭西門春然唯此別夙期幸共存

隋虞茂在南接北使詩

會玉二嶠至瑞節三秦歸

林蟬疎欲盡江鴈斷還飛牆垣崇客館

書梁劉孝儀北

使還與永豐侯書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旣鄉雜種單化

顧慕中國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馱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外微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街首肯嘶

立故墟人獲葡萄歸種舊里少子出迎善隣相勞倦握蟹螯亟履屐椀未改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

娛

假第六事叙

急告寧皆休假名也釋名曰急及也言操切

之使相逮及也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寧安

也告曰寧也漢律使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至成帝時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也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晉令急假者一月五急一年之中以六十日為限千里內者疾病申延二十日及道路解故九十五日此其事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亦曰休急休澣取急請急又有長假併假事對賜

告

分休

賜告見叙事王威別傳曰威少為郡吏刺史劉表題門上有能陳便宜益於時不限廝役

職長以聞威因陳事

荷擔

杖策

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少喪父養母

得署州吏大增分休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

孝順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假常單步荷擔上下清節稱於鄉里又曰范丹字史雲陳留人也為郡功曹每休

假上下常單步策杖同類以車牛與之不取祝問疾 吳拜老謝承後漢書曰祝皓字子

春志節抗烈疾畢乃還家又曰吳馮字子高為州郡吏休假先存恤篤於仁義為吏歸休先周旋鄉里弔死問

行喪孝子次瞻病畢拜觀鄉里者老先進然後到家名昭遠近離兵 解職王隱晉書曰王尼字

李孫洛中賁盛名士王澄胡母輔之李垣等皆與尼時尼為兵在大將軍幕澄等持羊酒詣軍門吏疏名內

請入見大將軍澄等既入語吏過王尼炙羊飲酒訖而去竟不見將軍將軍聞之因與尼長假遂得離兵晉起

居注曰孝武太康元年詔  
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  
**遊集**  
**定省**  
劉義慶世說曰

與東亭諸人期共遊集車早急出過詣王子敬車求去  
王問何以念念車答曰與東亭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

乃作此不急行車遂不敢去盡急而還宋書曰王敬弘  
子恢之為祕書郎恢之曾請假還家來定省敬弘剋日

見之至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  
求奉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  
**造渚**  
**還都**  
張瑩文

顧榮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榮觀中國  
日斃乃併求急還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鄧粲晉紀曰

郭璞為王敦叅軍知敦作亂受假還都露布以討温嶠  
為名及至建康南坑殺叅軍郭璞初桓彝常令璞筮卦

卦成爻問其故  
詩齊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  
薄遊第從  
璞曰卦與吾同詩

罷歸還叩歌賦似休汝車騎非瀾池不可別伊川難重  
違汀葭稍靡靡江蒹復依依田鷓遠相叫沙鶉忽爭飛

初學記

九

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試與征徒望望鄉淚盡沾衣賴  
此盈樽酌舍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沫仰清徽志狹

輕軒冕恩甚戀庭闈歲  
華仍有酒初服偃郊扉  
梁沈約休沐寄懷詩  
雖云萬重崩所翫終

一丘堦墀幸自足安事遠遊臨池清溽暑開幌望高  
秋園禽與時變蘭根應節抽憑軒寥木未垂堂對水周

紫穉開綠篠白鳥映青疇艾葉彌南浦荷花遠北樓送  
日隱層閣引月入輕幃變熟寒蔬剪賓來春蟻浮來住

既云勸光  
景為誰留  
隋江總休沐山庭詩  
洗沐惟五日樓遲對一  
丘古槎橫近澗危石聳

前洲岸綠開河柳池紅照海榴野花寧辨  
晦山蟲詎識秋人生復能幾夜燭非長游  
文梁沈約奏

彈孔稚珪違制啓假事  
臣聞禁憲有章士子攸慎守官  
有典觸網斯及蓋所以崇威闡

法下肅上尊謹案廷尉會稽品中正臣稚珪歷奉朝班  
頻登要近九棘之任理無休謁冒制干聞竇虧恒典恩

許雖降所制不關違犯之條猶合約點且雅珪俯自內  
轄作士下闡通制明文日陳几案自踰規矩莫斯為甚  
臣等叅議請以見事免雅珪所  
居官除中正官名輒下禁止  
又奏彈奉朝請王希聃

違假

謹案奉朝請臣王希聃幸齒朝班私敬益闕休請  
有期曾無過及違弛之愆允膺裁糾臣等叅議請

以見事免所居  
官輒下禁止

醫第七事

叙

說文曰巫彭初作醫帝王世記曰黃帝使岐

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周官

曰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疇首疾

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疇首也

首疾  
頭病

以五穀五藥養其病

養猶  
治也

以五色五氣五聲視其

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叅之以五藏之動凡民之有疾  
病者分而治之又曰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凡療  
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物理論曰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  
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  
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  
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節

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  
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  
尚溫以血脉以煥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  
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  
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叅  
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醫有名而  
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叅知而隱括之

事對六技

四家

范曄後漢書曰郭玉者廣漢人初有  
老父釣於涪水因辨涪翁著針經脉



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少師事高學方診  
六微之技為太醫丞劉歆七略曰論方技為四家有醫

經家有方家有房  
中家有神仙家  
九折  
十全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

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  
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切脉  
攻理  
史記

鵲謂獠太子中庶子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  
望色聽聲寫形哀准正論曰良醫療病攻於腠理  
高  
手

鴻術  
司馬彪續漢書曰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太醫  
丞將高手醫視病郭璞巫咸山賦序曰蓋巫咸

者以鴻術為  
帝堯之醫  
含血  
舐痔  
韓子曰醫蓋吮人之腸含人  
之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

所加也莊子曰秦王有病  
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  
出地  
走獺  
華佗別傳曰河

苦左膝裏瘡痒迎佗使視佗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  
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地者

從瘡中出長三尺又劉敬叔異苑曰廣陵下廟宋元嘉  
中縣人張氏女日暮宿祠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婿來女  
魅惑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  
下一針有一頰從女被內走出  
四難 三折 范甦後

郭玉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用  
不任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强三難好逸惡勞

四難孔叢子曰梁丘據過虺毒三旬而瘳齊列大夫並  
獻攻療之方據弟子曰梁丘已瘳矣而驟獻方欲梁丘

復有虺害乎孔子曰三折臂然後為醫梁  
丘慮有與之同病者問方故眾人言方耳 湔腸滌臟

解顱理腦 史記曰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國中庶子曰暴  
蹙而死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

誕乎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  
湔澆腸胃漱滌五臟又抱朴子曰淳于解顱而理腦 穿

胃納餅 刮骨去毒 抱朴子曰文摯愆筋以療危困仲  
景穿胃以納赤餅此但醫家猶能

若是蜀志曰開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  
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  
詩宋鮑

照過銅山掘黃精詩

玉肪閣中經水芝韜內籍寶餌緩  
童年命藥駐衰歷矧蓄終古情重

掩烟霧迹羊角淒斷雲楹口流隘石銅溪畫森沉乳竇  
夜涓滴既類風門磴復像天井壁踈踈寒葉離漉漉秋

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  
思豈貴梁鄭客仁愛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梁吳均採藥

大布山詩

我本此山北綠澗採山麻九莖日澗照三葉  
長生花可以蠲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

駐年來果如故安得崑崙山  
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金鼎青龍胎  
韓眾及王子何

代無仙才安期儻  
欲顧相見在蓬萊  
梁江淹採石上菖蒲詩

瑶琴久蕪沒  
金鏡廢不看

不見空閨裏縱橫秋思端緩步遵行波揚棹泛春澗竇  
赤烟流綺水淥桂含丹憑酒意未悅半景方自歎每為

憂見及杜若詎能寬莫採石上草得讚宋王微茯苓讚

以駐衰顏赤鯉儻可乘雲霧不復還

皓苓下居披紛上蒼中狀難覓具容龜蔡又禹餘糧讚

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缸可佩

疏波漚浸徒謂乾常沉靈祕用神哉無方又桃飴讚

阡疇不惠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又黃連讚

首化玉醜貌定仙人知曷日胡不蔭年

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雲

昔御飛蹕上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文

分天地之中唯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

致弊不同伐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亦

有騷人之詠彭殤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虢子

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

改三七於銀丸畜玉匣之精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

斗靡錄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其價能使禁門之下  
鼓響獨傳雍祀之傍蕭聲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  
病者分而理之歲終則各書其所以入于醫師知其愈  
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賽悞人  
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軸未常不輕其  
藥性任其死生淳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染親屬情  
切友朋患起膏盲痾與俞跗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  
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胡麻鹿藿纒救頭  
痛之痾麥麴芎藭暫止河魚之腹思不出位事局轅  
下欲求反死者於玄都揚已名於綠籍其可得乎

卜第八事元命苞曰古司怪主卜世本曰巫咸作筮禮

記曰龜為卜著為筮白虎通曰乾草槁骨衆多獨以著  
龜何龜之言久也著之言耆也尚書洪範五行傳曰此

禽獸草木之壽久而能知吉凶也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

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開開出其書占之也經兆一百

二十體言四兆者為分四部若易之三篇

凡卜視高揚火以事作龜致其墨

筮人掌三易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

辨吉凶

巫皆讀為巫字之誤也更為遷都邑也

又禮記曰卜筮者先聖王

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豫也

故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

龜也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

往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

觀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

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事對握

粟操金

毛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殺鄭玄注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民仍有

獄訟之事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善戰國策曰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鄒忌以告公孫閉閉使  
人操十金而卜於市曰我田忌人也吾三戰三勝聲威  
天下欲為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捕卜者而驗其辭  
於王前田三兆六龜之法六龜見叙事供爇揚火  
忌遂走

周禮萋氏掌供爇契以待卜事杜子春注曰爇  
讀如薪樵之爇謂所爇灼龜之木揚火見叙事神諭

象告

陳琳大荒賦曰假龜筮以貞吉問神諭以休祥  
易曰八卦以象告韓康伯注曰以象告人吉凶大

橫

小數

史記曰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計  
未定卜之龜兆云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后

以光抱朴子曰卜者小龜狀  
數希福者謂知來之妙

筮瀆

毛詩曰我龜既狀  
不我告獸鄭玄注

卜筮數而瀆龜靈獸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  
言雖得兆繇不中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穆



卜 枚占 尚書曰武王有疾不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歸藏曰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占昆吾

占之不 孔恹 顏笑 家語曰孔子嘗自著而卦得賁恹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賁是吉

卦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斷波傳曰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

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 代陳 獲晉

左傳曰陳厲公生敬仲周內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其代陳有國乎又曰秦伯伐晉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晉侯車敗詰之對 法天地 敬鬼

神 史記曰卜法天地象四時禮記曰卜筮者齊小大先聖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

差尊卑 易曰齊小大者存乎卦韓康伯注曰卦有大小也齊猶言辨也周禮圖曰大夫已上事卜且筮

士則但筮  
尊卑之差  
筮短龜長

陽奇陰耦

左傳曰晉獻公欲以  
驪姬為夫人卜之不

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筮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易  
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而陰卦耦

刑罰第九

叙事

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例也說文曰刀守井

也飲之人入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罔言為詈刀

守詈為罰罰之為言內也陷於害也

井飲人則人樂之  
不已則自陷於川

故加刀謂之刑欲人畏懼以全命也罰以刀守之則  
不動矣今作罰用寸寸丈尺也言納以繩墨之事

古

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

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耻之

見尚書  
大傳

故白虎通曰五帝

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  
黷者以墨幪其黷處而畫之犯宮者履屣犯大辟者布

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矣

一云以畫跪當黷  
革纓當劓以履屣

當則以艾鞞當宮凡斬人之支體鑿其刑膚  
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之義也見慎子

後世嚴刑

而人不禁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

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

見國語

故尚書呂刑云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五刑者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又

周官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鄭注糾謂察異也

至秦用商鞅

又設連坐之法造叅夷之誅加肉刑大辟者有鑿顛抽

脅鑊烹之法

見漢書

蓋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

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而亡者秦也

見桓範世

要論 事對明罰

致刑

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又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

刑 五辭

三讓

尚書曰兩造備具師聽五辭周禮  
秋官曰凡民有邪惡者三讓而罰

折獄

要囚

折獄見致刑注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  
旬時孔安國注云要囚謂其要辭以折獄也

天罰

國刑

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罰周禮曰五刑五曰國刑

甲兵

鞭策

國語

曰臧文仲言僖公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白虎通曰五

刑五帝之鞭策也

六典

三章

周禮曰大司寇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刑邦國漢書曰高祖

初入關約法三章

約法

省刑

約法見三章注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與中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省刑罰也

弃灰

救火

韓子曰殷之法弃灰於街者刑子貢以重問之仲尼仲尼曰弃

灰於街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相殺然則雖刑之可也又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

自將衆趣救火者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仲尼而下令曰不救火者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

救刑書

政典

尚書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又曰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

安國曰政典夏**炆電**積陰詩舍神霧曰炆炆震電不

故震電驚人使天下不安漢書董仲舒云陽為德陰為刑陽常居大夏而生育養長為事陰居大冬而積於虛

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赤衣**丹筆漢名臣奏事曰唐

之任德不任刑者也

群盜盈山赤衣半道謝承後漢書曰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決

罪**明察**平反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明察寬恕黃霸

行得囚徒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晝斷**秋讞漢

幾何人不疑云多所平反其母乃喜也

曰秦始皇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治書漢書于定國為廷尉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刑獄號**樹槐**叢棘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

平反也

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

初學記

三

不失赤實事所以判人其情令各歸實愧之言歸也情見歸實周易曰習坎上六云係用徽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王弼注曰險峭之極不可升也嚴法峻整難可犯也宜其囚執實于思過之地詩虞世南

賦得慎罰詩

帝圖光往冊上德表鴻名道冠二儀始風高三代英樂和知化洽訟息表刑清罰輕

猶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無枉哀矜在好生五疵過亦察二辟理彌精懷中示廉耻嘉石務詳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惻隱誠政寬思濟猛疑罪必從輕于張懲不濫陳郭憲無傾刑措諒斯在歎然仰頌聲詔梁沈

約使四方士民陳刑政詔

徑寸之寶或隱泥沙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

闕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頽足延首無因秦達豈所謂沉浮靡陋遠邇兼得者哉四方士民若有欲陳刑政倫擬幽遠不能自通者各在條布所懷於刺史二千石有

可申採大  
小以聞

又立左降詔

刑乖政失其源已久罰罪之奏日聞於早朝弊獄之書亟勞於

晏寢免黜相係補代紛紜一離譽囚乃永歲月非所以

弃瑕錄用隨分盡才者也是故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

職左遷往朝繼執自今內外又降死罪詔朕樹洪業光宅區宇而本

枝之慶未廣椒掖膝衝之地猶闕蕃屏言念弓韜不能

忘懷策三子始有盤石之資於焉彌固慶雖自己恩加

單及凡死罪可降一等五歲刑

降二等三歲刑以下並悉原放

因第十事叙風俗通曰囚道也言辭窮情得以罪誅道也

禮罪人寘諸圜土故囚字為口守人此其象也尚書曰

囚奴正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



詩曰在泮獻囚周官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鄭玄注云

囚拘也此其事也事對籥動

杓虛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則擊室籥動

獄中人當出故感其應令籥動也漢書曰有勾園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詩舍神

霧云杓為天獄

搶地

仰天

漢書司馬遷與任安書曰當此時也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

惕息史記趙高案問李斯拘執束縛居囚園仰上天而歎息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

夏挺

冬決

禮記曰仲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鄭玄注挺寬也謝承後漢書曰會稽盛吉為廷尉

時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而決其罪

就格

促械

華嶠後漢

書曰范滂以黨事下黃門北寺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受楚毒魚豢魏略曰賈逵

為丞相主簿魏王欲征吳達諫王怒付獄吏不即著械  
達曰促著我械王且疑我在近械求緩於卿將遣人來

察著械適訖 **關三木** **入五刑** 漢書曰司馬遷書曰魏  
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

木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注曰兩謂囚  
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罪 **係**

**徽纆** **拘囹圄** 易曰習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  
歲不得凶王弼注曰險峭之極不可升

也嚴法峻整難行犯也宜其囚執寘于思過之地淮  
南子曰拘囹圄者以日為修當市死者以日為短 **解**

**史慈** **出房廣** 吳志曰太史慈常為山越所執孫策躬  
自解縛捉其手曰寧釋神亭時耶若卿

下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與  
卿共之虞預會稽典錄曰鍾離意為棠邑令縣民房廣

為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聞之號泣獄中意為悽愴  
出廣見之曰不還之罪令自受之廣臨殯畢即自還獄

也  
至冬

休臘

至冬見冬決注中陳留者舊傳曰虞延除淄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違囚各

歸家囚並感其思應期而還

石室

金墉

吳越春秋曰吳王拘越王勾踐與大夫范蠡於石室

吳王疾越王謂太宰鈺曰囚臣請一見問疾太宰入言吳王乃見越王也晉雜事曰齊王問舉義兵囚越王倫

父子五人于金墉城

內宮

永巷

孔衍春秋後語曰秦穆公將凡三人囚於內宮漢書曰呂后為

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流星入昴

澍雨還宮

韓楊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貴

人有繫囚者東觀漢記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幸洛陽錄囚徒舉寬獄未還宮而澍雨

梧象

晏子春秋曰景公樹竹令吏守之有新竹者公以車逐之得而拘之晏子曰君人者寬惠慈衆公令

出新竹之囚王充論衡曰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之象囚形鑿地為牀卧木囚其中罪正者不動寬

者木自詩隋虞綽於婺州被囚詩窮達雖有命通亡誠  
動出

危未能死待罪既不測法禁復無已厚顏蓋朋友囚心  
愧妻子聖日始東扶徂年迫西汜方違盛明代永向幽  
泉裏况當此春節物候驚田里桃蹊日影亂抑遲秋風  
起動植皆順性嗟余獨淪耻投筆不重陳此情寄知己

制唐中宗孝和皇帝慮囚制

禮防君子自昔通規律禁  
小人由來共貫朕情存革

務志在懲愆欲申作解之恩慮開微倖之路非所以納  
人執物垂裕後昆既屬陽和之辰宜敦耕稼之業三農  
啓候方陳敬愛之規百姓為心爰軫泣辜之念將申慮  
降再釋狴牢庶無滯禁之冤仍示小懲之誠其都城之  
內見禁囚徒朕特親慮仍  
命所司具為條例關奏

獄第十一叙釋名曰獄確也言實確人情偽也又謂之

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圓

也又謂之囹圄

囹領也  
圄繫也

言領錄囚徒禁御也案急就章

咎繇造獄後代因之風俗通云夏曰夏臺殷曰羨里周

曰囹圄是也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

三代之異名也又狴牢者亦獄別名家語曰孔子為大

司寇有父子訟者同狴繫之又詩曰宜狴宜獄韓詩外

傳云鄉亭之繫曰狴朝廷曰獄則其事也事對囹圄

狴牢

囹圄見叙事漢書曰有罪當械者皆頌繫應劭注  
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

屬杓

象斗

漢書曰勺圓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春秋元命苞曰為獄

圓者象斗運合宋均注曰作獄圓者象斗運也

東市

北寺

市獄屬京兆尹司

馬彪續漢書曰范滂字孟博坐繫黃門北寺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

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止也

掖廷

郡邸

史記曰武帝脫責鈞弋夫人

晉珥叩頭帝曰引去送掖廷獄衛宏漢書舊儀曰郡邸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也

見螻

夢

蟻劉義慶幽明錄曰晉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見螻姑行其左右相謂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生乎因投飯與螻姑食盡去有頃復

來形體稍大異之復與食數日間其大如豚及意報

當行刑螻姑掘壁根為大孔因破械從此出亡後遇赦得活東無疑齋諧曰吳當陽縣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

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惶遽垂死使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中夜夢一人烏衣來謝云僕是蟻中王君有急難當見先語歷十餘年時江左所劫盜橫錄昭之為劫主繫餘姚獄昭之自惟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告之獄囚言但取兩三蟻著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夢昔烏衣人云可急去入餘杭山天下既亂赦令不出也於是便覺蟻攻齒械已盡因得

**春省**

**秋繕**

禮記曰孟

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又曰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鄭玄注曰囹圄所以禁守繫者則

**上書**

**注史**

范曄後漢書曰尚書郎張宏獄吏上書自頌雀鴻後趙錄曰石

季龍幽中書令徐光于襄國詔獄

**不留**

**勿擾**

周易曰山上有

火旅君子以明慎刑罰而不留獄史曰蕭何卒召曹參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星牢**

天獄

天文要集曰貫索明貴人出詩含神霧曰杓為天獄主天殺也

圜扉

平砥

周禮

曰若無節則惟圓土內之鄭玄注曰圜土獄城也江淹上建平王書曰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又王融曲水詩序曰鞠茂草於圜扉衛展陳諺言表曰諺言廷尉獄平如歛有錢生無錢死此諺之起死生之出于此法獄也

中都官

未央廐

司馬彪續漢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獄頭先皆省惟廷尉及洛陽

有詔獄衛宏漢舊儀曰未央廐獄主理大廐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侵絳侯

辱安國

史記

曰周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因告勃反捕理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絳侯既出曰吾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漢書曰韓安國坐法抵罪而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

黃霸受經

杜篤為



誅

漢書曰夏侯勝為義不許宣帝尊武帝廟下獄及丞相長史黃霸坐不舉劾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

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不息范曄後漢書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令

遊從數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會大司馬吳漢堯光武詔曰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

之賜帛也仰天望氣史記曰趙高案李斯拘束縛居圜

何為計哉漢書曰望氣者澤上有風山下有火周易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澤上有風山下有火周易

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又曰山詩隋魯本與胡

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詩然夜絃初絕韓安仄未

幽駱賓王獄中書情通簡知己詩

昔歲逢揚意觀光貴楚材冗疑丹鳳起場

似白駒來一命淪驕餌三緘慎禍胎不言勞倚伏忽此  
際遭迴馳馬刑章峻蒼鷹獄吏猜絕嫌非易辨疑璧果  
難裁揆畫慙周道端憂滯憂臺生涯一滅裂岐路幾排  
徊入窅方搖尾迷津遽易回圓扉長寂寂疎網尚恢恢  
青陸春芳動黃沙旅思催覆盆徒望日蟄戶未驚雷霜  
歇蘭猶敗風多木屢摧地幽蠶室掩門靜雀羅開自惘  
秦冤痛誰憐楚奏哀漢陽窮鳥客梁甫卧龍才有沈佺  
氣運衝斗無時會鑿坯莫言韓長孺長作不然灰  
期幽繫詩吾伶曾家子昔有投杆疑吾伶姬文公非無  
鴟鴞詩臣子竭忠孝君王惑讒欺萋斐離骨  
肉含悅又詩昔日公冶長無罪遭縲繼聖人降凡子古  
興此辭來歎獨絕我無毫髮瑕苦心懷冰雪今代

多秀才誰  
能繼明轍

初學記卷二十